

从《诗品》“曹植”条看钟嵘的诗学理想

殷玉平

(西华师范大学,四川 南充 637000)

【摘要】《诗品》“曹植”条里包含了其诗学理想的一些重要方面,钟嵘以对曹植五言诗歌的理想化评价实现了他的部分诗学理想。钟嵘认为诗歌的本体应该以情为命脉,“情兼雅怨”,将高雅的士大夫文学和民间以悲为美的俗文学相融合;诗歌的体貌应该“风力”与“丹采”兼美,亦即把五言诗歌刚性的“质”与柔性的“文”结合在一起,将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起来,让“雅”与“怨”、“文”与“质”得到高度的统一;而具体到“雅怨”、“文质”内部,则可以发现钟嵘的诗歌批评准则:尚“雅”重“质”。

【关键词】《诗品》;诗学理想;曹植;雅怨;文质;尚雅重质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2)01-0034-03

《诗品》也称“诗评”,是一部专门评价五言诗歌的文学批评专著,作者钟嵘在《诗品序》里集中融入了他的诗学理想,如“自然英旨”,“滋味”等等,而在分别品评那些五言诗人时,则以对曹植的理想化实现了他的另一些诗学理想。

《诗品》“魏陈思王植”条这样评价曹植:

其源出於《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於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瑟,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馀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於廊庑之间矣。

钟嵘认为一首好的诗歌应该像曹植一样具备“骨气”和“词采”,感情内容上要“雅怨”,体制风貌上要“文质”。在进一步的赞述中,钟嵘又大段铺陈:“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瑟,女工之有黼黻”,都给了曹植以最高的赞誉,因为也只有曹植才完全符合钟嵘的最高审美要求,而其他诗人都多少有所欠缺。无论是他认为的仅次于曹植的刘桢、王粲,还是“太康之英”陆机、“元嘉之雄”谢灵运,当然,其他诗人就更达不到他的标准了。钟嵘认为他们都“偏美”,而没有一个人能“兼善”:刘桢、左思尚“气”,王粲、潘岳、张协尚“文”。他们的诗歌中总是有某种缺憾,而未臻完美。刘桢“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王粲“文秀而质羸”,陆机“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谢灵运“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复为累。”

虽然现实中曹植的五言诗歌也有其不足之处,但钟嵘还是从曹植的优秀诗歌中概括出自己的诗歌审美理想,又以对曹植的理想化,使自己的诗学理想得以实现。具体而言,钟嵘的诗学理想是“雅”

与“怨”、“文”与“质”、“风力”与“丹采”完美结合,而又特别地崇尚“雅”与“质”。

一 五言诗的本体:以情为命脉

在诗歌的发展历程中,关于诗歌本体有两种说法。魏晋以前,一般都认为“诗言志”,而后“太康之英”陆机在其《文赋》中首次提出诗歌“缘情”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缘情”说后渐被主流诗人和批评家们认同。钟嵘也认同陆机的“缘情”说,但他在继承的同时又发展和细化了“缘情”说,他认为诗歌情感源于“物”,从而提出了“物感”说。《诗品序》开篇即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他认识诗歌是可以“吟咏情性”、“摇荡性情”的,要能感动人。

具体来说,钟嵘主张诗宜“雅怨”,将感情分为“雅”情和“怨”情。

“雅”即“正”、“文雅”、“典雅”、“雅正”、“清雅”,源出《诗经》。《毛诗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白虎通》卷一“礼乐”：“乐尚雅,雅者,古正也。”汉魏时代,尤其西晋时期,诗人极力学习吸收民间乐府诗歌,并逐步雅化。自此以后,“雅”成为上层门阀士族所倡导的一种高品味、高层次的审美原则,诗文中透着一种贵族气。钟嵘也认同这个具有时代性的审美原则,并以此来评判诗人和作品。

“怨”即怨诽。《史记·屈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代表了汉魏以来“以悲为美”的思想和时代特征。汉魏六朝社会动荡不堪,大多数诗人都曾写过关于社会悲剧、历史感荡的悲情伤怀诗。在《诗品》

收稿日期:2011-10-30

作者简介:殷玉平(1988-),男,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的一百二十三人中,很多人的评语都与“悲”、“怨”、“恨”有关。

《晋书·阮籍传》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存者。”杨修、孔融、崔琰等被曹操所杀,祢衡被放逐,何晏、邓飏、王凌、诸葛诞、夏侯玄、嵇康、吕安等为司马氏所杀,就算是钟会也未能幸免。阮籍、陆机兄弟等也是中途被杀。这就造成了广大士人对入仕的恐惧感,想入仕而又不肯入仕,即使入仕了也一般身世命运凄惨,怨恨遂生,无论是针对国家时代的,还是针对自己命运的。这就造成了整个时代都“以悲为美”,即或是曹操也多沧桑慷慨气,钟嵘在“魏武帝魏明帝”条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刘勰说建安诗人大都“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他们诗作中重气、多气,正是这种“怨”情的尽情倾泻所形成的。曹氏父子、刘桢、王粲等人的诗作,即有对动乱现实的悲忧和对壮志抱负的歌颂。曹植本来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但由于曹丕父子的猜忌和迫害,他满怀激愤之情、不平之气,其《白马篇》、《野田黄雀行》、《杂诗》等名作,不仅反映了现实的动乱,且着重抒发了慷慨悲壮之情,钟嵘说他“情兼雅怨”也正是这个意思。

悲怨之情同样弥散在现实生活中,以至于人际感荡,人民命运凄苦。《诗品序》曰: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託诗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

所以钟嵘说:“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情动于衷而形于言”,钟嵘认为只有通过诗歌才能表达抒发他们的怨情。所以诗歌必须具备一定的感情。

钟嵘主张五言诗歌应雅怨兼备,这样就有有机地将形而上的高雅的士大夫文学与形而下的民间的以悲为美的俗文学融合成一个整体。

二 五言诗的体貌:“风力”与“丹采”兼美

《诗品序》说:

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幹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钟嵘认为优秀的五言诗歌应该既要有“风力”,又要有“丹采”,才能达到“诗之至”。同样,在曹植条,钟嵘也主张代表诗歌精神的刚性的“质”要与代表诗歌内容的柔性的“文”完美统一。

所谓“质”即“风力”、“风骨”,是五言诗歌的精气神、骨骼组织。钟嵘主张的“质”或“风力”,说到

底就是建安时期清新刚健的“建安风骨”。黄侃《诗品讲疏》评建安诗歌说:“文才缤纷,而不能里闾里歌谣之质。故去称物则不尚雕镂,叙胸情则唯求诚恳,而又缘以雅词,振其美响。”(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引)中肯地指出了建安诗歌虽有“文才缤纷”的“雅词”,但并不讲求雕镂,还能保持着乐府民歌质朴的特色。但从西晋太康年间开始,特别是到了南朝,许多文人作品竭力追求文辞富艳,丽藻满篇,结果思想感情表现得晦味不明朗,语言柔靡不振,文滥而质无,缺乏风骨。因此,钟嵘针对当时不良文风提倡建安风骨。

所谓“文”即“纹”,有“纹理”、“花纹”之意。后来在实际运用中,“文学”、“文章”类意义的运用频率远多于其本来意义,故而“纹”慢慢发生意义脱落,而另设“文”表“文学”、“文章”类意义。所以,“体被文质”中的“文”应有“纹”之意,即雕绘藻饰,亦即诗歌要有“文采”,诗歌应在骨骼之外有血有肉。

钟嵘要求五言诗歌应文质兼备,就是要求诗歌既要有骨架结构,又要有血有肉,这样的诗歌才刚柔相济,生动鲜活。

三 批评准则:尚“雅”、重“质”

先看《诗品》的系谱:“上品”中十二个诗人(古诗算一人),古诗、曹植、刘桢、陆机、左思、谢灵运六人源出于国风一系,李陵、班婕妤、王粲、潘岳、张协五人源出于《楚辞》,阮籍一人源出于“小雅”。而五言诗歌发展的三个高峰时期的诗坛领军人物——“建安之杰”曹植,“太康之英”陆机,“元嘉之雄”谢灵运均源出于尚“雅”的国风一系,无疑说明“雅”较“怨”为重。

《诗品》中品评了一百二十三人,除了曹植兼善外,其余一百二十二人都是偏美的。那么在偏美不能相兼的情况下,钟嵘对尚“雅”、重“质”的诗人的评价似乎要高些。汉魏六朝里,诗坛多有齐名并世者,如曹植与曹丕、刘桢与王粲、陆机与潘岳等,他们在各个评论家眼中的高下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但以钟嵘尚“雅”、重“质”的审美取舍来看,无疑是曹植、刘桢和陆机胜出。其中争议较大的当属钟嵘对刘桢和王粲的对比了。

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王粲“文秀而质羸”。从诗歌成就来看,历来多认为王粲似乎更胜刘桢一筹。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认为王粲是“建安七子”中的“冠冕”人物,刘桢、王粲同属“建安七

子”，刘桢自然只能次于王粲了。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已经将王粲与曹植并称了；陈寿在《三国志》里专为王粲立传，刘桢不过在王粲的附传中轻描淡写地言及而已。由此可见将王粲列为“建安七子”之首，已成当时定评。倒是刘熙载持中立态度，其《艺概》曰：“公幹气胜，仲宣情胜，皆有陈思之一体，后世诗章不越此两宗。”但钟嵘似乎与当时的主流观念对立，他更看重刘桢，并在多处曹、刘并

举，认为“曹刘殆文章之圣”、“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於廊庑之间矣”未见王粲其人，刘、王对比，高下立见。“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认为刘桢仅次于曹植，其他人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而说王粲时仅说“在曹、刘之间别构一体”，认为王粲也是自成风格的。他的评论道出了自己的审美倾向，并未扬刘抑王，说王粲就一无是处，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陈延杰.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 [2]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百子全书第六册白虎通[M].影印扫叶山房本.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 [4]司马迁.史记[M].湖南:岳麓书社,2006.
- [5]张燕婴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6]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6.
- [7]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8]曹旭.诗品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Studying Zhengrong's Poetics Ideal from the Poetry Style Linked Grades of Article CAO ZHI

YIN Yu-ping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0)

Abstract: The poetry style linked of artic of Cao Zhi includes some aspects about poetics ideal. Zhong Rong realizes his dream by evaluating the idealization of five-character verse. In Zhong Rong's opinion, the lifeline of the poetry's identity should be emotional. Emotion should connect to grace. That is to say, it should integrate the school-bureaucrats' literature to the popular literature. Meanwhile poetry of the physical should be beautiful both inwardly and outwardly, that is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rigid quality and flexibility, the unity of content and form, the unification of grace and sorrow with literary grace and intrinsic quality so that we can conclude Zhong Rong's critic criterion of poetry: boning the quality to grace.

Key words: Poetry Style; Poetics Ideal; Grace and Sorrow; Literature and Quality; Bond the Quality to Grace

(责任编辑:张俊之)